

湘军史料丛刊

胡林翼
未刊往来函稿

杜春和 耿来金 / 编

K254.9

3

2

湘军史料丛刊

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

杜春和 耿来金·编

● 岳麓书社

Bc02/20



B. 592189

责任编辑 曾德明
封面设计 胡 颖

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

杜春和 耿来金 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51,000 印张：14.5 印数：1——776

ISBN 7-80520-165-X

K·43 定价：5.85 元

（湖南新书目89—81—8）

《湘军史料丛刊》序

湘军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居于首要的地位的。它之所以如此重要，并不在于与太平天国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敌手，曾国藩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致彭沅南》），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李秀成自述原稿》），非关湘军。而清皇朝的颠覆与民国军阀的形成，则由于湘军的兴起。故湘军的重要，首在政治，不是军事。

清中叶时，八旗已经衰朽，清代国家经制军队为绿营。绿营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全国兵权全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兵随将转，军队对国家的关系也跟着改变了。到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江南大营被打跨，绿营全部崩溃，清王朝不得不把对抗太平天国的全部责任交给曾国藩。于是湘军重要人物也都步步上升，有不少人做到总督、巡抚。

清代定制，置总督、巡抚，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的按劾与司法。两司听命于六部，均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不是督抚所得而干预，唯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居于监督的地位。所以督、抚的权力虽大，六部却可以用一纸文书控制他们。全国权力全部

集中于清中央。清代这种政局，一到湘军将帅爬上了督抚舞台就改变了。他们首先把两司降为属官，接着不听部臣的命令。他们掌握了兵权、饷权，朝廷也无可奈何，督抚专政的局面于是形成。到光绪末年，朝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都不得不仰求督、抚，康有为至说当时十八行省为“十八小国”（《康南海文集·裁行省议》）。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皇朝中央无力，遂移清祚。民国初，袁世凯盗国，再起革命；袁世凯死，又演成北洋军阀分崩割据的局面。早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撰《湘军志》的王闿运经过湘乡城，目击“将富兵横”的情况，就已经预言“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知乱不久矣”（《湘绮楼日记》）。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对政治的影响一至于此。

从兵制上说，清代咸丰前是绿营制度时代。咸丰末，湘军代替了绿营。曾国藩解散湘军，另编淮军，淮军的营制、饷章尽仿湘军。咸丰、同治军兴时，各省因绿营不可用，各募勇营以资戍守，其制也都仿自湘军。故自咸、同以至光绪甲午为湘军制度时代，甲午战后为兴编新式陆军时代，而论其转变，则以湘军为枢纽。

湘军士兵本是湘乡一带朴实的农民。做将领的靠他们卖命而升官发财，却还要克扣他们的月饷，吃他们的血。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是够惨了，如今当了兵，比在家做佃农还要惨。他们觉醒了，就加入反清的革命团体哥老会，在攻陷天京前，已经是“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曾文正公全集·批统带精毅营席臬司宝田稟军营纷纷哗噪诚为世变大忧未事之防管见所及数端缕陈察核由》）了。致攻陷天京、被解散回乡后，不到三年，就在湘乡造起反来。此后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到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时，哥老会便把长江上下三千里联为一气，一处起义，处处响应。

二十年后，辛亥革命，哥老会就与同盟会共同推翻了清皇朝。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革命的巨魁，也是在政治、军事、思想多方面影响当时及后世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要研究近代史，不能不研究曾国藩，而他一生的事业主要表现于湘军，要了解他，解剖他，自然又非研究湘军不可。其它湘军重要人物，如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刘坤一等，也应该研究。

研究任何一项历史，都要求具备丰富的史料。湘军的史料在中国近代史的史料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还是感到不够。

湘军至今已一百三十年，史料已经大量印行，是否还有未刊的呢？我认为是有。我于五十年代，在南京搜寻太平天国史料，从江苏省博物馆钞录有一部《曾国藩书牍》钞本，收信约六百三十通。一九六〇年，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把它编入《太平天国资料汇编》总类第六部分“书牍”内。后来《汇编》因为字数太多，未能印刷。一九七七年，我再到南京重订《汇编》，为减少字数起见，把它抽了出来，未在一九八〇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中出版。一九八五年四月，我接到岳麓书社文正义同志来信，说他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去，看到这部书牍，问我经过。我查了我手边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总类目录》，才记起此事。我十分钦佩岳麓书社搜访史料工作的深入、细致，我赞成把这部《曾国藩书牍》印出来以供研究。在这里，我顺便说说有一本汪士铎著《胡文忠公抚鄂记》，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汪士铎是胡林翼、曾国藩座上客，参预密谋，专精地理学和史学。他这部记载，材料丰富，叙述扼要。我没有见过钞本，也未见人引据过，建议岳麓书社也把它印出来。可见在湖南以外的地区尚有一些重要的湘军史料未印，在湖南本地当会有更多的。

即使是刊行过的旧籍，现在也有整理重印的必要，象曾、胡、左这三个湘军主要人物的奏稿、批札、书信、日记、诗文集以至年谱、大事记、荣哀录，和一些次要人物的奏稿、批牍、函札等（彭玉麟的《彭刚直诗稿》，俞樾论为可据以考彭玉麟的事迹。我考他的恋爱史，便是以这部诗稿为依据。见拙著《本证举例》，载《文史》第八辑）。此外，一些从军记、回忆录，如刘典《从戎识实》、陈澧《病榻述旧录》，也可重印。以上著作过去虽经刊行过，现在大都买不到甚至难以找到了。记得广西贵县要研究黄鼎凤，叫我买部《刘坤一遗集》，我在北京遍找了七、八年都买不到。前年我撰有关太平天国嘉应州战役事，须查刘典《从戎识实》，竟到几间图书馆都借不到。我在北京还买不到、借不到，在比较小的地区就更可知了。

岳麓书社编印《湘军史料丛刊》，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学术研究是一大贡献。我非常赞同，故乐为之序。

罗午纳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日谨序于北京

整理者的话

《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系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所藏的原函底稿及部分摹印件选编，共收录发函420件，来函158件。这些函稿都是在五十年代初，由北京中国书店及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扬州等地古旧书店收集起来的。

胡林翼（一八一二——一八六一）字貺生，一字咏芝（或作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进士，十八年授编修，二十七年以报捐知府分发贵州署安顺府。历由府、道擢四川、湖北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巡抚。卒后追赠总督，谥“文忠”。他是当时湘军集团中仅次于曾国藩的关键人物。

胡林翼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咸丰五年至十一年任湖北巡抚期间，也正是太平天国与清军在长江中游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他上任伊始，即采取裁汰绿营兵额，扩编在鄂湘军水师，重建楚军，以及整顿吏治、财政等措施，把湖北经营成清廷在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同时，他还亲自督兵入皖，分兵分饷策应各军，调和诸将，竭力阻挡太平军进入鄂境。又与曾国藩通力合作，指挥湘、楚各军与太平军作战，先后攻克武昌、九江、安庆等重镇，使太平军在西线战场多次受挫。咸丰十一年夏，因太平军进逼武昌，他急回军救援，惊忧劳剧，吐血而死。

本书所收函稿，自道光二十七年起至咸丰十一年胡林翼病死前夕止，尤以咸丰九、十、十一年战事紧张时期为最多。函稿除重点反映胡林翼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军事方面的各种情况外，还涉及到当时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许多问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较有参考价值的新史料。

函稿分发函及来函两部分。由于绝大部分函件都无收、发年月，所以本书所收各函的写作时间大都是根据其内容推算确定的。书中的标点、分段为编者所加；每件标题除发函部分因原稿中已有只需略加修改以求划一外，其余亦为编者所加。凡原稿中的残缺字以□代替；明显的错讹字加〔 〕改正；文内原有注释加（ ）表示。

本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春和、耿来金编辑整理。限于水平，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京

目 录

发函部分

致阎敬铭[001~066].....	(1)
致阎敬铭等[067~081].....	(48)
致李续宜[082~154].....	(60)
致蒋凝学[155~180].....	(111)
致蒋凝学 唐训方[181]	(126)
致蒋照[182~202].....	(127)
致多隆阿[203~214].....	(137)
致多隆阿 李续宜[215]	(144)
致郭崑焘[216~223].....	(145)
致张曜孙[224~230].....	(152)
致张曜孙 庄蕙生[231]	(157)
致舒保[232~242].....	(158)
致吴振械[243~244].....	(164)
致颜相廷[245~251].....	(167)
致曾国藩[252~253].....	(171)

致曾国荃[254~257].....	(173)
致曾国葆[258~260].....	(175)
致毛鸿宾[261~263].....	(177)
致彭玉麟[264~269].....	(179)
致杨载福[270~271].....	(182)
致杨载福 彭玉麟[272]	(183)
致鲍超[273~275].....	(184)
致金国琛[276~279].....	(186)
致李宗焘[280~282].....	(188)
致李榕[283~284].....	(190)
致张集馨[285~287].....	(191)
致刘源灏[288~289].....	(193)
致都兴阿[290~291].....	(194)
致吴坤修[292~294].....	(196)
致栗燿[295~302].....	(197)
致钟涵斋[303~304].....	(201)
致周立庵 薛锦云[305~306].....	(202)
致徐虚舟[307~308].....	(203)
致赵新[309~310].....	(204)
致左子云[311~312].....	(205)
致穆熙斋[313~314].....	(206)
致李与吾[315~316].....	(207)
致赵云伯[317~319].....	(208)
致唐鹤九[320~321].....	(210)
致赵莲友[322~323].....	(211)
致罗忠祐[325]	(212)

致叶兆兰〔326~328〕	(213)
致刘子坦〔329~330〕	(214)
致伍茂荪〔331~333〕	(215)
致吴麟周 伍茂荪〔334~335〕	(217)
致彭味之〔333~337〕	(218)
致黄虚舟〔338~339〕	(219)
致庆云浦〔340~341〕	(220)
致翟锡三〔342~343〕	(221)
致唐训方〔344~345〕	(222)
致朱云岩〔346~347〕	(225)
致张文心〔348〕	(226)
致张镜澜〔349〕	(226)
致刘参戎〔350〕	(227)
致单懋谦〔351〕	(227)
致胡湘龄〔352〕	(228)
致俞裘芸〔353〕	(228)
致段光清〔354〕	(229)
致瑛兰坡〔355〕	(229)
致王春绶〔356〕	(230)
致刘芳贵〔357〕	(230)
致冯介庵〔358〕	(231)
致彭禹门〔359〕	(231)
致郑松峰〔360〕	(232)
致朱秋园〔361〕	(232)
致宋国永〔362〕	(233)
致黄彭年〔363〕	(233)

致彭定太〔364〕	(234)
致周文之〔365〕	(234)
致卫静澜〔366〕	(235)
致王雨山〔367〕	(236)
致沈郎亭〔368〕	(237)
致杜润生〔369〕	(238)
致何圆溪〔370〕	(238)
致李荫棻〔371〕	(239)
致韦志俊〔372〕	(239)
致刘长佑〔373〕	(240)
致梁湘帆〔374〕	(241)
致贾润生〔375〕	(241)
致严伯雅〔376〕	(242)
致钟谦均〔377〕	(243)
致宋雪帆〔378〕	(243)
致王孝凤〔379〕	(244)
致周芝房〔380〕	(245)
致汪省吾〔381〕	(245)
致周厚斋〔382〕	(246)
致席宝田〔383〕	(246)
致黄春山〔384〕	(247)
致成子锡〔385〕	(247)
致叶东卿〔386〕	(248)
致尹亦乔〔387〕	(248)
致方子白〔388〕	(249)
致方宗诚〔389〕	(249)

致巴玉农〔390〕	(250)
致王绍甫〔391〕	(251)
致曹琢如〔392〕	(251)
致夏左军〔393〕	(252)
致唐义训〔394〕	(252)
致邹季裳〔395〕	(253)
致裕时卿〔396〕	(253)
致耆龄〔397〕	(254)
致胜保〔398〕	(254)
致李桓〔399〕	(255)
致孙栋臣〔400〕	(255)
致徐新斋〔401〕	(256)
致汤郁斋〔402〕	(256)
致林桂楣〔403〕	(257)
致沈侗堂〔404〕	(257)
致毓济川〔405〕	(258)
致英桂〔406〕	(258)
致严仙舫〔407〕	(259)
致李砚南〔408〕	(260)
致李砚南 方菊人〔409〕	(261)
致李雨苍〔410〕	(261)
致陈息凡〔411〕	(262)
致刘靖臣〔412〕	(262)
致刘容斋〔413〕	(263)
致路秉章〔414〕	(263)
致启芾圃〔415〕	(264)

致褚小南〔416〕	(265)
致吴桐云〔417〕	(265)
致潘伯寅〔418〕	(266)
致台局诸公〔419〕	(266)
致某鱼门〔420〕	(267)

来函部分

张芾来函〔421~434〕	(268)
朱荣实来函〔435~448〕	(279)
丁取忠来函〔449~463〕	(298)
韩超来函〔464~472〕	(312)
邢高魁来函〔473~491〕	(328)
严正基来函〔492~505〕	(340)
李映葵来函〔506~517〕	(354)
吴振域来函〔518~522〕	(360)
陈光亨来函〔523~525〕	(365)
剑影双虹室主人来函〔526~529〕	(370)
曾望颜来函〔530~535〕	(379)
黄益杰来函〔536~541〕	(386)
伍继勋来函〔542~543〕	(391)
潘亮功 伍继勋来函〔544〕	(392)
郑叙来函〔545~546〕	(394)
多隆阿来函〔547~548〕	(396)
福连来函〔549~552〕	(397)
蒋爵远来函〔553~554〕	(401)

胡大任来函〔555~556〕	(402)
李续焘来函〔557~558〕	(406)
唐树义来函〔559~560〕	(408)
李元度来函〔561〕	(410)
载熙来函〔562〕	(413)
张黼华来函〔563〕	(415)
魁联来函〔564〕	(417)
邹荫南来函〔565〕	(418)
景其澐来函〔566〕	(419)
贾臻来函〔567〕	(420)
英桂来函〔568〕	(421)
沈兆霖来函〔569〕	(422)
潘祖荫来函〔570〕	(424)
唐鉴来函〔571〕	(424)
但培良来函〔572〕	(425)
赵元模来函〔573〕	(426)
恩祥来函〔574〕	(427)
彭长春来函〔575〕	(429)
王鑫来函〔576〕	(430)
湘良来函〔577〕	(430)
先范来函〔578〕	(431)

人名索引	(1)
------	-----

发函部分

001 致阎敬铭

丹初仁兄大人阁下：

从幼湖处寄到瑰章，知假归珂里，省视兰陔，倍深钦慕。鄂中延企之切，引领而望，如渴如饥。惜澹村先生抚闽，鄂中少一正直之贤。渭春、陈臬与公必合。渭春得公，其所造就当更美矣。林翼负罪从军，治兵于邾，稍稍可用。以石达开大股数十万之贼（自号六十万，如王翦之额），注重于湘，湘中以五万人御之，力尚不敌。此间先后拨水师八营，近日又拨陆师十四营（每营五百人）往援。鄂人之力有限而志无穷，只望当代贤豪为吾修府事、明政刑，使林翼得假手以尽力于兵事，则尚可赎大罪于万一，此林翼汲引求助之微意也。世人知盗贼之可忧，而不知所以致盗贼之由，亦可悲矣。到鄂时，薪水取之公家，林翼另有章程行之。总局大致如河工委员之式，而利稍薄权稍重耳。由秦入楚，先到武昌，渭春必已迂于途矣。手此。奉请行安。

制弟林翼顿首 五月十八日

老伯大人前乞叱名请安。

（此信写于咸丰九年。）